LIBRARY
JUL 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71
Z6L48
V.6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lunmengjingyi06liri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六上

閩安溪李日焜省甫輯

甥德化鄧元重仲慈

壻晉江黃式讓允人

男　光墺廣卿

光型儀卿

仝較定𤼵字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明道曰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者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

伊川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其得宜周末文弊當

世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爲質朴故孔
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　又曰先進
後進如今人說前輩晩輩先進於禮樂謂
舊時前輩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朴野
後進於禮樂謂今晩進之人於禮樂在今
觀之以爲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蓋
周末文盛故以前人爲野人而自以當時
爲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曰如用之則
吾從先進　又曰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

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周此止文一事又有不從處乘殷之輅

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或

問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先儒有
變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當時謂之
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謂之君子則過
乎文者也當時文弊已甚仲尼欲救之云
爾

橫渠曰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
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
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
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曰謂野人而必為

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范曰先進者古之人也後進者今之人也先進於禮樂質多而文少故曰野人後進於禮樂文質相副故曰君子世衰文弊則當反之於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所以適時也

呂曰野人郊外之民君子士大夫也士大夫之文不備物不行如衣服不具牲殺器皿不備不敢以祭之謂野人之文雖不備

物亦行如野有死麕瓠葉之謂蓋禮樂之文在野人則不候物備而先進在君子則必候物備而後進當禮壞之時必候物備則文必墜地故孔子救世之急寧失之野以振斯文

謝曰禮樂先有實後有文則實至而文不至者謂之先進可也有文而無實以先之者謂之後進可也言先進則無文可知言後進則無質可知質多則爲野人文多則

爲君子君子非彬彬之君子進者猶進於此道之進從先進近本也

楊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文質彬彬也周衰文滅質矣非過物不濟故用之則從先進

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者蓋先王立二代之後使之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欲後之作者有考焉耳故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三代之禮忠質之尚至周而備故郁郁乎文哉所謂從周者從其監二代也蓋周之文因二代之禮隨時損益救其偏弊而已與所謂從先進者無二道也

尹日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而言當時謂之野人是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史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蓋時文弊已甚仲尼欲救之云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明道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其人故類顏子已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　又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伊川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文學入
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
行入者
范曰自顏子以下皆從夫子厄於陳蔡者
也時無在夫子之門者故曰不及門也有
德行者有言語者有政事者有文學者蓋
思之而言也夫子之門人顏閔伯牛可以
爲輔相仲弓可以爲諸侯宰我子貢可以
使四方冉有可以治兵賦子路可以爲將

師子游子夏可以立制度而不免厄於陳蔡此則天也

謝曰孔子思當時相從於陳蔡之閒者今不在此故下云德行顏閔冉雍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楊曰從我於陳蔡者適不至其門故言之因以第其學孔子謂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宜在言語之科而不與焉蓋以七十子之賢宜在此列者未易以一二

數也適不從於陳蔡之行故不及也如顏
淵季路之徒皆從於陳蔡者而說者謂於
陳蔡者皆不及門無升堂者失其旨矣
侯曰從孔子於陳蔡者當時皆不在門故
各言其所學
尹曰顏淵已下從孔子於陳蔡之間者時
皆不在夫子之門故思其人而言曰德行
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有宰我
子貢政事有冉有季路文學有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伊川曰於吾言無所不說與聖人同耳

橫渠曰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

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范曰夫子所與言者皆其未知者則疑而

問問則有以起夫子之意而發其言若子

夏之言詩助也顏子無所不知語之則心

說而躬行之夫子所與同道故曰非助我

者也

謝曰答問之間疑則問問教學所以相長也說則不復問矣故謂之非助我者

楊曰理有因疑問而發者若子夏之起予是也無疑問則無相長之義故曰非助我者

尹曰疑則問問焉回於聖人之言心通默識故說而無問難也助者猶起予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伊川曰閔子於父母昆弟盡其道以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也

范曰子騫之行能使其父母昆弟人無間言此難能也舜之父母兄弟以頑嚚傲聞於天下然則閔子賢於舜乎曰舜以諧頑嚚瞽瞍厎豫爲孝閔子以善父母兄弟爲孝

呂曰至行誠篤取信於父母昆弟人不得而間焉非成身之至不足以及是故曰孝

子成身

謝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故以道行於

父母昆弟爲孝

楊曰孝足以成親之名則人謂之君子之

子矣夫誰閒言之有

尹曰父母兄弟之閒人無閒言閔子之行

可謂至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范曰南容欲愼其言則必愼其行此邦有

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於刑戮也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

謝曰三復白圭誠於慎言也

楊曰三復白圭則寡尤悔必矣此邦無道所以免於刑戮是則可妻也

侯曰君子慎於言而敏於行南容知所慎矣故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尹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爲也南容讀此而三復焉則其慎言可知慎於言則其行可知此所以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故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明道曰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

富且貴而二人貧且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言之則美且多矣若以孔子之至德而又處乎盛位則是化工之全耳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言之天地亦云富有也

惠迪吉從逆凶常行之理也

范曰孫覺曰夫子之對季康子與哀公同而有略有詳於臣略於君詳者也臣以為人臣之對君不可以不盡如哀公以下不

能問則不以告也故對哀公則言顏子所
以爲好學而於康子則略焉若康子者必
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
謝曰與哀公問同
楊曰孔子以顏回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
蓋非克己不足以與此故問好學必以顏
回告之自閔子而下皆不與焉蓋克己之
難也如是學者知此則知所學矣世儒以
博聞彊記爲好學非聖人所謂學也

尹曰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者可謂好學也已矣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范曰夫子之視顏淵猶子也與鯉均而已矣若夫自矯以過情聖人所不爲也

呂曰喪稱家之有無不以子之才而加厚

謝曰聖人說驂於舊館而不與顏路之請則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强勉以副之豈吾心也

楊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惡夫涕之無從也說驂賻之顏淵死子哭之慟豈特一哀而出涕乎顏路請子之車而夫子不與何也曰哀之有賻猶恭敬之有幣也苟無其實君子不可虛拘故惡夫涕之無從也說驂賻之

所以致其實也若顏淵則異乎此矣其視
夫子猶父也父之於子豈以才不才爲之
厚薄哉鯉也死夫子以從大夫之後不可
徒行也不以車而爲椁豈以顏子之賢而
與之乎喪具稱家有亡而已雖無椁可也
故不與

侯曰才不才賢不賢在人固有異至父母
之恩則已之子與人之子不同若以車爲
顏子之椁則失父子之仁矣況從大夫之

後可徒行乎此聖人之制也使鯉之死初有椁以葬則顏路之請夫子必有以處尹曰送死之具稱其有亡而已孔子言鯉之才固不可以並顏子然吾視子之心猶顏路之視淵也若鯉之死有棺而無椁亦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故也使其有餘也雖舊館人之喪有爲說驂者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范曰顏子與夫子同道天喪予者痛道之

無傳也

楊曰孔子斯文之所在顔淵死斯文不傳則天實喪予也喪予者喪斯文之謂也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范曰哀發於誠心是以慟而不自知

楊曰顔淵死孔子謂之天喪予則其存亡與之爲一矣其慟也亦不自知其慟也故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侯曰孔子之喪顏淵知斯文之不與也故曰天喪予天喪予其哭之慟也不知其慟而慟矣

尹曰孔子於顏淵之死自傷道之無傳若天之喪巳而重惜之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其慟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范曰喪具當稱家之有亡家貧而厚葬不循理也顏子簞食瓢飲無求於外死而薄葬則稱其德矣門人以厚葬爲朋友之恩而不知於義爲不可故夫子非之

謝曰元澤曰不與之車以爲之椁者義也哭之慟者恩也不得視猶子者分也

楊曰子路曰傷哉貧也死無以爲禮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故無財不可以爲悅顏路請子之車以

爲之椁則無財可知矣門人欲厚葬之非禮也夫顔淵視夫子猶父也而其死也夫子謂之天喪予則哀之至矣豈吝一車而不與之哉蓋愛之以德欲其以禮葬故也觀顔路請車之意則欲厚葬非其門人而已疑故夫子不得視猶子而止之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言非我則其失有任其責者矣

僕曰門人厚葬顔淵非所以葬顔淵也觀

其在陋巷不改其樂之心則顏淵豈以厚葬爲美也夫子不得而止之故曰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尹曰喪具稱家之有亡顏淵貧而門人厚葬之非也回之於孔子猶父也以顏路而不得專其事歟不如葬鯉之得宜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伊川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

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又曰子路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只此便是深告之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人能原始而知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則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又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胷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

也更無別理　或問佛言死生輪回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斷盡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

范曰事人者爲臣則忠爲子則孝則忠孝可以事鬼神忠信至誠鬼神饗之能事人則能事神矣君子爲善惟日不足脩身以俟死死非所當問也聖人敎人能盡人道則可以事神能知生則可以知死問死非學之序故不以告也

呂曰能盡人之道則事鬼之道備知所以生之理則死之理明葢通乎晝夜之道則人鬼無異事生死爲一貫爾此所以答子路非拒之之辭

謝曰此夫子深語子路以死與鬼神之理也天下之事雖在八荒之外猶有見聞之驗獨死與鬼神之情狀從古以來不見以聞見驗特知者以理考之故欲知死莫如知生欲知鬼神莫如知人也

楊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人鬼死生當源源自見初無二致也故問事鬼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所以發子路之問而不隱也蓋聖人之言常近矣探索之則賾隱存焉

尹曰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蓋一理也所以深告子路或以爲學不躐等失其義矣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

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伊川曰子樂者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孔子知由之不得其死

范曰閔子恭敬故其貌中正子路勇果故其貌剛强冉有子貢善爲說辭故其貌和樂凡子事父母臣事君門弟子事師惟至誠而不可以欺閔子不能爲子路之行行冉有子貢亦不能爲誾子之誾誾也四子各盡其性以事夫子夫子各因其才而教

之此所以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以其剛強而知之也

謝曰三子之情性不同皆不害其爲自得故夫子樂之行行不害爲直然非涉世之道使子路由此少知進也何不得其死之有

楊曰四子侍側天下之英才也形於外皆其力分之所至故子樂夫君子所謂得其死者非必考終命而後爲得也死於義而

已若比干諫而死孔子謂之仁人是也子路爲孔氏宰食焉而不避其難義也孔悝被劫而盟子路往救之救之而不獲亦可以死矣然以孔子不爲衛君言之亦可以無死矣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傷勇故也故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則聖人以其行行得之於眉睫之間而知之如是其審也然由之不得其死亦志於仁而已無惡也雖不足以成仁

與夫求生以害仁者有間矣故孔子於其死也若喪子然其哀傷之也至矣

侯曰若順也謂子路只順長而不進於溫恭故不得其死非謂行行便不得其死也

尹曰四子之容有諸中而見乎外者也各盡其誠略無僞飾夫子所以樂之子路剛强有不得死之理也故因以戒之云爾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范曰論語弟子之言閔子蓋鮮焉言而必
中者有德之言也
謝曰事有當改豈以仍舊貫爲善然當是
時其有不必改者乎
楊曰三代相因有所損益而已無意於改
作故天下之事非極弊不如仍舊貫之爲
愈
侯曰古之改作必不得已者也魯人爲長
府豈非可以無改者乎故夫子善閔子之

言

尹曰先儒謂長府者藏財貨之府也言必有中善閔子言之當理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伊川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此子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然學能至於升堂者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升堂終有不和處

范曰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合言其聲之相和仲由學於夫子雖則勇矣每不達聖人之意而非之是其不能和也故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而門人以爲夫子不取於子路故不敬之夫子釋之曰由也升堂矣而未入於室此所以不能和也若琴瑟之和者唯顏子而已如子路亦未可以不敬也

謝曰由立矣和順於道德則未也故曰由

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以是而不敬不
唯不知仲由且昧於入道之淺深故夫子
語之以此
楊曰子謂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而門人
由是不敬子路則是十里之足以一跌而
廢也故夫子進之曰由也升堂矣使知責
賢者如是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
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
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

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尹曰由之於道未能和順而已門人遂有不敬之意矣子所以釋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明道曰過猶不及如今張曾晳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　又曰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不及則怠惰廢弛

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
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
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
些然過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
我其原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於楊墨如
楊墨亦未易疑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
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或問師
也過商也不及於論交處可見否曰氣象
間亦可見　又曰師商過不及其弊爲楊

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繆以千里

范曰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中庸之不可能唯有過與不及也是故過不及其失則均皆不入於中也聖人之道若權衡其所以教人唯抑其過而引其不及者也

謝曰德以中庸爲至既曰過矣何愈於不

及也後世楊墨之學意其源流出於二子

楊曰道主於中而已賢知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則過疑於愈矣然而道同歸於不明不行則其失一也故曰過猶不及

侯曰過與不及皆非中庸故夫子曰過猶不及後世楊墨之學源流其出於二子乎

尹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人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范曰冉有以其政事之才施於季氏之家
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
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謝曰心以勢利移則何所不至鳴鼓而攻
之所以深窒其源
楊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以
附益與有若告哀公以盍徹異矣故曰非

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侯曰以聚斂爲心而爲人之臣豈君子之

存心哉孔子故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

攻之可也見冉子之陋也大人詎以聚斂

爲事乎

尹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聖人

所深惡也夫季氏魯卿也而富於周公冉

有無能改於其德復附益之鳴鼓而攻之

以罪大而深責之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明道曰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　又曰參也竟以魯得之也

伊川曰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曾子傳聖人學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

乃質魯之人人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最多曾子於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如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又曰傳聖人之道以篤實者曾子是也易簀之際非幾於聖人者不及也推此志也禹稷之功其所優爲也易簀之際心卽理理卽心聲爲律身爲度仲尼沒得其傳之正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至孟

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范曰四子之才性各有所偏教者知其偏然後能救其失也曾子之魯蓋質多而文少其學守約賢於游夏遠矣故傳夫子之道也

呂曰愚謂專而少變魯謂質而少文辟謂便而少誠喭謂俗而少學傳稱喭者俗論也

謝曰愚與魯其質厚不害爲信道故柴也

執喪有過人者學於聖人未有如曾子也

楊曰愚則不明魯則不敏僻則未能弗畔喭則禦人以口給皆其性之偏蔽故語之使知自勵也

尹曰四子之才各有所偏知其偏則有以教之也然而曾子之才魯故其爲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者以其魯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明道曰顔子屢空空心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中役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伊川曰屢空兼兩意唯其能虚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校才計校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　或問顔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處曰顔子所以大

過人者只是得一善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要驕只是爲有巳吝如不能改過皆是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　又曰孔子弟子顔淵而下有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

又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而貨殖者以見其私於利之

深而足以明顏子屢空之賢也　門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閒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于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

云云顏道乃止是歲登
第注云尹子言詳如此

范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不能安命是不受天之命也其言而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而聞見有數故從億億度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空空無

知則無所不達自得自生豈見聞之比乎
不受命者貨殖之學聚聞見以度物以巳
知求中而不受命於天空空無知則未始
有巳所以應物如響一受於天而巳吾何
與乎然屢空而未能常空所以幾聖而未
至　又曰貨殖之學不殖則窮空空無知
則道所由出雖屢而未久亦庶乎前定而
不窮矣
謝曰說者以爲子貢與時轉販必不如此

要之於貨未能忘意耳受命則順天而無
意必也屢中不免於億未可謂知
楊曰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
物不空矣顏淵大而未化而其復不遠則
其空也屢而已故止於殆庶幾也知存心
養性以事天然後能受命未能受命則物
或累之故有至於貨殖焉然孔門所謂貨
殖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之
耳夫君子不億不信一於誠而已億雖屢

中非所善也言屢中則其不中亦多矣

或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

學至於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胷次乃其常

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謂之屢空則有時

乎不空　或問空必謂之屢何如曰其心

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

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

其胷中也子貢貨殖未能忘物也孔門所

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于物未

能忘焉耳　或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爲哉曰樊遲請學稼學圃如何曰此亦非爲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並耕之意而命之爲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又曰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尹曰顏子簞食瓢飲不以累其心空心而

受其道也貧富有命焉子貢之初猶役心於貨殖苟以貨殖累其心是不受命也其言之屢中者億度而中耳非夫子之所尚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明道曰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爲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信人可欲之謂善有

諸已之謂信充實之可以至於聖神然其
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
伊川解曰所謂善人者不爲不善也故不
止踐舊迹而已有不善則能改之矣雖然
亦不能造道之遠奧也苟能之則賢遠也
不止爲善人而已若規舊迹雖有不善而
不能改也則昏柔無立之人安能爲善人
乎乃今所謂善人也善人者篤厚長者之
謂也　又語錄曰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

室之人也不踐迹是不踐已前爲惡之迹
然亦未入道也　又曰踐迹如言循途守
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聖人之
室也
橫渠曰善人欲仁而未至於學者也欲仁
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
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范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
斯可矣善人者君子之次也爲邦百年乃

可以勝殘去殺治民之效如此其遲也踐
迹者蹈古人已成之迹而行之已不能自
立也善人不止如是然亦不能入室覩聖
人之奧也孟子可欲之謂善知善之可欲
故誠心好之如樂正子者是善人也
呂曰子張[redacted]行有所未至而問善人之道
孔子以爲善人之德雖曰未優苟不踐其
迹亦不能入其室也況聖人乎
楊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善而無

諸己則非善人也故孟子謂樂正子善人
也而兩言之蓋謂之善人是亦信人也夫
踐迹而已非有諸己也故以不踐迹爲善
人之道非充而上之於入室則未也
尹曰所謂善人者不爲不善者也不至於
循轍而爲非亦不能深造而至遠奧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明道曰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唯
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

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

伊川曰不可以言取人今以其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徒能色莊者乎　又曰言論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范曰論篤者言必篤厚也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言此君子小人所以難辨也色莊者色厲而內荏者也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其未可知也人君以此辨之則君子小

人之情可見矣
謝曰踐迹止於色莊君子者不必色莊以其能躬行也善人雖未能有諸已然未必循迹而遺意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則不踐迹者在所取矣故聖人思其不得而見之
尹曰若以言論之篤而與之與其爲君子者乎與其爲色莊者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伊川曰子路果於行有聞而未能行唯恐有聞也故退之

范曰禮稱人則以父兄之命如此者不可專也若爲人由已當仁不讓於師此則不待父母之命而行者也使冉求有聞斯行

之其當聽於父兄者不待教使子路聽於父兄其有勇於行者亦不待教也聖人進退如此所以成德達財也

謝曰有父兄在苟在於義非不可專輒也然勇者或徒行而未必中義故在所退有父兄在其勢苟得以稟命胡爲而專輒也然弱者雖義有時而不爲也故在所進

楊曰聞之而義在必行雖父兄在聞斯行之可也雖然稟之父兄何傷乎故由求之

問隨其偏弊而救之所以兩言也然聞而不行學者之所病而夫子以是退由者蓋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固能聞斯行之矣以其兼人也故退之蓋聖人之於人猶天之生物也其進之退之亦各因其材而篤之耳

尹曰聖人之爲教各救其所偏而已孟子所謂成德達財者是也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

在回何敢死

伊川曰死字當爲先字子在回何敢先死者非回之所當爲也當爲者上足以告天子下足以告方伯以討其罪耳　又曰死當爲先謂先往也顏淵親在豈得爲孔子死乎　或曰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鬭死然鬭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又問使孔子遇害顏淵死之否曰豈特

顏子之於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自可相
死也又曰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
捕虎一人力盡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
衛社稷到急處便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
不義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
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
也曰親在不許友以死如何曰有親在有
可許友以死者二人同行之事是也有親
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如俠士以親不在

而爲人報讎甚非理也

范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未有不許師以死者也若夫子死顔淵亦死之

呂曰顔淵志道以孔子之存亡爲已存亡死謂死戰

謝曰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猶言必死也其意謂夫子不免則回必死難矣

楊曰臨難有相死之義

尹曰臣聞師程頤曰死當爲先傳寫誤也

回何敢先於理爲順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范曰大臣者不必在上位也齊魯二生雖爲布衣楊雄謂之大臣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明於進退之義則可謂大臣矣仲由冉求仕於季氏之朝進不能諫退不

能去故夫子以爲具臣二子雖不能以義
正君然君若爲大惡亦不從也弒父與君
甚季氏之惡也
謝曰有大人之德然後可以爲大臣之事
進退行藏不繫於利故不可則止二子事
事非事道者氣不足以扶顛持危其可謂
之大臣乎
楊曰由求爲季氏宰故季子然以由求爲
問意其爲大臣可與共成事功也季氏旅

於泰山而不能救將伐顓臾二臣皆不欲而不能諫是謂具臣矣非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然季氏至僭用天子之禮則其簒逆之心已兆矣故對以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又曰孔子言由求爲具臣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弒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

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爲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爲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

侯曰觀季氏旅泰山而不能救伐顓臾而不能止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以附益之非其臣而何事道者如是乎雖然以

子路之勇而好義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尹曰季氏執國命仲由冉求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備數之臣而已季氏有無君之心自多得其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又曰若弑逆之惡必不從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范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道之本在於脩身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聖人之道在方册讀而求之者將行之也堯舜禹必稽古而行臯陶亦稽古而言何可以不讀書也先學而後可以治民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而不知其過故夫子以爲佞

呂曰子路之禦人以口給而已有美錦猶

不使學製況民人乎

謝曰學固有不必讀書者然非子羔之事子路使之仕所謂賊夫人之子也子路民人社稷之語則是於賊夫人之子之意有未喻也是知尊所問而不稽其弊者不復求益也是以夫子特惡其禦人以口給而已

楊曰三代而上六經未具其學有不待讀書者有民人有社稷固足以學矣而子羔

之才不足以與此遽使之仕是賊之也子路以何必讀書爲辭是口給以禦人也故孔子曰惡夫佞者

侯曰夫子嘗告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民人社稷固可學也其在學詩學禮之後乎子路

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是子羔未嘗學而使之從故也子路問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以拒夫子故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以子路不知學之先後故也左傳子皮使尹何爲邑曰使往而學焉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於美錦不亦多乎僑聞之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亦此義

尹曰子羔學未至而使之治人是賊夫子
羔也學固有不待讀書者矣然豈子羔所
能及哉子路必爲之辭故夫子惡其口給
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
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
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
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
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

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

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明道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二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

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又曰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伊川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

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塲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范曰夫子教人修身之事皆所以治人也故使門弟子各言其志視其所學而其所

以及天下從可知焉夫子謂子路可治千乘之賦冉有可爲百乘之宰公西華可與賓客言蓋三子之志與其所學未嘗不在此而夫子亦以稱之是以三子之對不出如夫子所言也至如曾晳夫子所謂狂也狂者進取志於大道故治國之事有不足言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亦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已矣天下之物皆得其所[redacted]其有不治者哉

呂曰三子皆有諸侯之志願試其能而冉有公西華言稍加讓至於曾晳有志樂道不希近用故孔子取之

謝曰子路冉有公西華未識道體未免於意必者也乃若曾點之意果何在乎道以無所倚為至夫子與之非止樂其不願仕推曾點之學雖禹稷之事固可以優為特其志不存焉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不在非指

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為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曾點之意季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胷中在曾點看著正可笑爾學者不可著一事在胷中才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於忘　又曰呂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

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

獨對春風詠不休

楊曰三子言志而點之鼓瑟自如初若不

聞者孔子問之而後鼓瑟希鏗爾舍瑟而

作則點之自適異乎三子者之撰槩可見

矣此記者所以詳著之也夫充點之志則

顏子之事也故夫子與之然點之言未必

能踐之亦志於進取而已此點所以爲狂

與

尹日子路可使治千乘之賦求有可爲百乘之宰公西華可與賓客言孔子固已知之矣今使之言志者豈徒欲較其事業亦以觀其自得之深淺可推於人者厚薄故也三子者競言其所能故夫子不與之至若曾晳則異乎三子者之撰方且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以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吟詠情性以歸非深有所得於中者其能志於是乎故夫子歎美而與

之也如點之志雖聖人何以異哉然點狂
者也言之則是矣行之則有不掩焉

言言米亨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六下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明道嘗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所言只是說道也克

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所言則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理甚分明持國又曰道無眞假曰既無眞無假却是都無物

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眞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又韓持國嘗論克巳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先生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先生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巳然後復禮　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於禮之謂

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　又曰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又曰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止　又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伊川曰克勝也難勝者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克者未能有諸己也（一本云凡言仁者有諸己也）必誠之在己然後爲克己禮者理也有諸己則無不

中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焉人之視最在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自有次序　又曰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又曰敬立則無妄無妄則禮也　又曰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　又曰視聽言動非禮不爲即是禮禮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

欲入於私欲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卽皆天理尹本無雖有意下十六字但云雖爲善事亦是私意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閒也　或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只有禮時方始是仁處先生親筆改云克己復禮爲仁言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是乃仁也　又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先生

作四箴其序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

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范曰克己自勝其私也勝己之私則至於

理禮者理也至於理則能復禮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克已也不遷怒不貳過復禮也夫正與是出於理不正不是則非理也視聽言動無非禮者正心而已矣爲仁由已在內故也克已復禮時天下之善皆在於此矣天下之善在已則行之一日可使天下之仁歸焉夫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則非顏子所及而堯舜脩身以治天下亦惟視聽言動無非禮而已矣

呂曰仁者以天下爲一體天秩天敘莫不具存人之所以不仁已自已物自物不以爲同體勝一己之私以反乎天秩天敘則物我兼體雖天下之大皆歸於吾仁術之中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　又曰有己則喪其爲仁天下非吾體忘己則反得吾仁天下爲一人故克己復禮昔之所喪今復得之非天下歸仁者與安仁者以天下爲一人而已　克己復禮贊曰凡厥有

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巳立巳與
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
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
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予且戰且
徠勝私窒欲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
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蹊安取厥餘亦既克
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
下不歸吾仁痒苛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
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謝曰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或問言動非禮則可以正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則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視聽不以我也胥失之矣　或問視聽言動合理而與禮文不相合如何曰言動猶可以禮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視

以斯聽自然合理合理便合禮文循理便是復禮曾本云問合視聽言動處視聽言動只是理何故得合禮曰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合循理便是復禮言動猶可以有禮文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聽自然合理合這箇理字便合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也只是一箇敬字

或問求仁如何下工夫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若不從心中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

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長識痛癢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又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克己之私則心虛見理矣

游曰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爲言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體則喜怒哀樂之未發

者是也惟其徇已之私則汨於忿慾而人道熄矣誠能勝人心之私以還道心之公則將視人如已視物如人而心之本體見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故曰克已復禮爲仁禮者性之中也且心之本體一而已矣非事事而爲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也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矣故曰一日克已復

禮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取足於身而已非有藉於外也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請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久矣故能三月不違仁雖然三月不違者其心猶有所操也至於中心安仁則縱目之所視更無亂色縱耳之所聽更無姦聲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發育萬物彌綸天地而何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之足言

哉此聖人之能事而對時育萬物者所以
博施濟衆也仁至於此則仲尼所不敢居
而且罕言也然則仁與聖烏乎辨曰仁人
心也操之則爲賢縱之則爲聖苟未至於
縱心則於博施濟衆未能無數數然也
楊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
放而不知求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楊子
曰勝已之私之謂克克已所以勝私欲而
收放心也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復禮所以

閑之也能常操而存者天下與吾一體耳
孰非吾仁乎顔淵其復不逺庶乎仁者也
故告之如此若夫動容周旋中禮則無事
乎復矣
尹曰弟子問仁者多矣唯對顔子爲盡問
何以至於仁曰復禮則仁矣禮者理也去
私欲則復天理復天理者仁也禮不可以
徒復唯能克己所以復也又問克己之目
語以視聽言動者夫然則爲仁在内何事

於外乎葢難勝莫如巳私由乎中而應乎
外制其外所以養其中視聽言動必以禮
而其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是之謂復天理
顏子事斯言而進乎聖人他弟子所不能
及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巳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伊川曰大賓大祭只是敬也敬只是不私

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愼獨便是守之之法此一段下文與憲問篇脩己安百姓章內一段相屬

或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當其出門使民時其敬如此未出門使民敬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出門使民者事也非是因事上

方有此此敬蓋素敬也猶之接物以誠人皆

曰誠者蓋是人素來誠也非因接物方有

此誠也　又曰在邦家而已心無怨孔子

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亦怨周公

狼跋亦怨　又引文中子　又曰孔子告仲弓曰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

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

曰思無邪　又曰仲弓之仁安已而敬人

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之問亦是仁之目也然樊遲失於粗俗聖人勉使爲仁曰雖之[redacted]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以其言也訒　或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知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旣在己舜在家何以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知用處各別也天下

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有此二字聖人
安得無之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
無怨然於事亦難天地之大也人亦有所
憾
横渠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
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已雖不施不欲
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
范曰爲仁之道以敬爲主而行之以恕敬
所以直內恕所以待人可以脩身而不可

離也脩巳以敬待人以恕而仁道成矣二帝三王皆以二者信能行此則在邦爲諸侯亦無怨在家爲卿大夫亦無怨仲弓可使南面故所告者臨民之事居敬而行簡之道也

呂曰以敬恕行仁則人無所慊

游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以閑邪存其誠而巳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也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

也仲弓能請事斯語則於非禮勿動亦庶幾焉
楊曰敬以守之恕以行之則仁在其中矣
顏淵克己復禮克之之已與禮一而克復之名亡則聖人之事也仲弓可使南面故告之以見大賓使民之事由是守之可以爲仁而已此告二子之異也
尹曰敬以直內爲仁之要也恕者敬之及物也敬則不私不敬則多欲故寡欲則至

於仁矣蓋言無時不敬也出門使民接於事者也見乎外者由乎中非謂接於事方敬也夫子懼仲弓之未喻故又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仁者能之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明道曰其言也訒難其出也

伊川曰仁者其言也訒司馬牛多言故及

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　又曰司馬
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之以其言也訒
范曰訒之言堅忍也爲之難故堅忍而難
言之知仁之難而無易言則庶乎近仁也
呂曰言之輕則爲之不篤仁術雖大不離
乎人倫雖日庸行不察則不至
謝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爲一
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
有所覺矣四肢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

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盡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急急於求仁也克已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言訒皆求仁之術也能從事於斯則仁可

以忘言識也不能從事於斯乃欲以言求
仁譬如不食終不知味克巳復禮勝巳之
欲以循天之理則天下之仁皆歸焉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其言也訒
先難也
游曰仁之難成久矣豈惟行之爲難知之
固未易也今欲言出而當於仁得無難乎
故曰其言也訒訒之難也夫子荅樊遲之
問仁曰先難而後獲荅司馬牛曰仁者其

言也訒皆未可與言仁故也
楊曰司馬牛問仁告以其言也訒則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問君子告以不憂不懼則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則非切問近思者其易於言可知矣仁不可易爲之則言之固宜訒也推是而反之則仁其不遠矣
尹曰仁者難言之也非以難言爲仁也謂言之猶難况爲之乎知爲仁之難而不敢

易則庶乎近仁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范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司馬牛未及此也疑君子之道不止如是而已內省不疚則不愧于天不畏于人由此以至於樂天知命獨立不懼聖人之事也夫子之教人先正其心而後與之入德司馬牛憂懼桓

魋之惡故以是告之然是言也通于上下

與樊遲問仁知之類一也

謝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楊曰以其憂也故告以不憂不懼不憂不

懼非仁且勇不足以與此充是言也其爲

君子何有

尹曰夫子教人入德也能內省不疚而後

可安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

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明道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或問曰横渠曰敬而無失與人接人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此語如何伊川曰不然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與人恭而

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旣無首安得有終故曰無所終比之道須當有首也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然豈有甘而不壞者

横渠又曰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

范曰死生有命則當知命富貴在天則當樂天敬而無失故能親善恭而有禮故能附遠知此四者則四海皆兄弟也君子不患無兄弟天下之善皆同類也

謝曰司馬牛憂無兄弟意在急難無助而已然操恭敬之心以遊世也又何患焉四海之內皆兄弟豈信以爲眞若已之兄弟也哉愛人而人常愛之故也命自其所稟言天自其所遇言

楊曰桓魋之凶足以滅其身害於家則貧賤死亡無日矣故子夏以有命在天告之以釋司馬牛之憂也夫萬物盈天地之閒各以其類從而人之與人類也莫親焉吾之所以直內者敬而無失所以與人者恭而有禮有能一日用力乎此天下歸仁矣四海之內非兄弟而何然則士或以無兄弟爲憂者皆自私之過也

尹曰先儒云牛卽魋之弟以其兄之惡死

亡無日憂其無兄弟也故子夏以天命解

其憂夫死生有命則當知命也富貴在天

則當樂天知命樂天而操恭敬之心以行

乎世則人皆如兄弟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遠也已矣

范曰浸潤以言其漸也膚受以言其微也

譖人者必以漸愬人者必自微故重言而

深歎之不可不防其細也不行焉可謂明遠矣然未若譖愬不至之爲難也是以堯畏巧言令色孔壬舜堲讒說殄行皆欲絕之未至也

呂曰譖者毀人之行愬者愬已之私浸潤者漸進而已內有所未入膚受者面從而已心有所未然明者知幾遠者慮終必拒其始然後譖愬不得行不然則始雖漸進久則言入始雖面從久則心然

謝曰辨所難辨此之謂明已亂於未然此之謂遠元澤曰浸潤之譖漸而不暴膚受之愬淺而不迫故非明者無以止之浸潤之譖行則君子以忠信見疑膚受之愬行則小人以誕謾見信則其出入不遠矣

楊曰浸潤謂漸而入之者膚受謂切於身者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然後謂之明謂之遠遠明之至

也書曰視遠惟明

侯曰浸漬漸潤之譖皮膚淺近之愬人皆忽之而易入不行焉非明與遠者不能也若驟而語之切於肌骨者孰不知之何待乎明遠也

尹曰浸潤言其漸也膚受言其微也善譖愬者必以微漸此其所以難辨而易信從也受譖愬者必偏暗而險迫能察譖愬而不行者可謂明矣明察不足盡其美可謂

明識遠到矣堯之畏巧言舜之聖讒說皆

欲絕譖愬故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伊川曰有人然後有死無信則無人矣何

死之有此食之所以可去而信不可去也

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

爲者充此道也　又曰孔門弟子善問直
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
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如說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
何先才說去兵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
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范曰非子貢不能如是善問比而明之卽

而竭之使天下萬世知信重於兵又重於

食又重於死無民則巳有民則無信不立

焉中庸曰不誠無物信之謂也

呂曰去食必死失信則不立不立則死均

死爾故不若守信

謝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雖有兵吾得而

衛諸故信當以死守之

楊曰民不立則傾危之俗成而亂亡無日

矣雖有粟焉得而食諸故食可去信不可

去夫寧死以存信非善學者其孰能疑而問之

尹曰爲政之務有三食也兵也信也而三者以信爲主苟無信也雖有粟安得而食雖有兵安得而用民無信不立信有重於死也非子貢之問孔子之答不能盡斯理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

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范曰子貢因棘子成之失言而戒人以慎言夫質而不文則虎豹無以異於犬羊君子無以異於野人何可以不文也

謝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有君子之質雖欲無君子之文其可得乎是以棘子成不可謂知言

楊曰見羊而說見豹而戰則文不可以無

質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則質不可以無
文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侯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蓋文質不可偏勝也文質猶天
地陰陽血氣日月往來未有獨立者也文
不可無亦不可勝起居坐作進退威儀皆
文也專以文爲事則不可無本不立無文
不行賁之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若獨質而無文則虎豹

之鞟猶犬羊之鞟也何以别諸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尹曰有質於內則文見乎外文不能去也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者惜棘子成失言故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喻文之不可去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

范曰孟子曰王欲行仁政盍亦反其本矣夫徹非所以豐財然求富民而用足必徹而後可也故有子以正對哀公無所苟而已君父也百姓子也未有子富而父貧子不足而父裕者有子之言似夫子其此之類與

謝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君之所以爲君以有民也故君猶心百姓猶體豈有體癯

而心安者
楊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則井地均
井地均而後徹可爲也故井地均則穀祿
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出焉故一徹而百
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
教之徹則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制
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後世不究其本而
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
困矣又烏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侯曰君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百姓足則
君足矣故哀公問年饑用不足而有若對
以徹則足民之道也百姓苟足君必與焉
孰與爲不足哉若困民以自足則非足也
尹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有若以正對
也哀公意在厚斂故有若深言不足之本
曰百姓足則是君足矣百姓凍餒則君將
安取而足哉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范曰主忠信所以立誠也徙義所以脩身也誠立而身脩則德日益崇矣愛惡無常惑之所由生也辨之於此謹其所愛惡所以正心矣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我行其野之詩也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程頤疑此錯簡其下當言齊景公有馬千駟蓋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

而誤也

謝曰忠信則有物從義則惟正是從道得於我者豈不日積死生有命蓋不容欲也知此則胷中豈不判然

楊曰忠信以誠善從義以補過非崇德與不蔽於愛惡之私非辨惑與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誠不以富亦祗以異伊川云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下

侯曰學者以忠信爲主聞義而徙非崇德者乎愛惡汩於中而以死生爲好憎之志非惑與若其誠不富祇以取異爾

尹曰學以忠信爲主而徙於義則崇德矣不使愛惡汩於心則其惑判然矣臣師程頤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簡編之差也疑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范曰景公之時齊無君臣父子之禮故以是而告之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堯舜亦如此而已矣夫禍莫大於知過而不改景公知齊之將亂而坐以待之此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公所以亡也

謝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彝也爲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嚙也

楊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也景公知善其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說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侯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謂達道也先王之政達此道以保天下而已不然幾何而不爲禽獸也

尹曰齊無君臣父子之禮故以是對之惜乎景公善之而不能用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伊川曰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

又曰言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尚取信其他可知　又曰魯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此其證也　又曰宿謂豫也非一宿之宿也　或問子路無宿諾是果決乎曰信也非果也

橫渠曰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

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獄利用刑人皆非爻之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范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小邾射不信千乘之君而信子路之言此信在言前也故一言可以折獄唯由能之可言而不可行君子所恥也唯子路無不行之言故無宿諾

謝曰子路志在力行有諾不能踐言雖非

吾本心豈不流而入於自恕

楊曰由之果毅人所信服故片言可以折獄而記者又著其無宿諾以見其素行如此

尹曰小邾射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小邾不信千乘之君而信子路之言子路之見信於人也可知矣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　又曰子路不預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此無訟之道也孟子曰民有常產則有常心此無訟之政也

謝曰人情誕謾則必待聽而後決明教服義不待聽而決者謂之無訟可也

楊曰先之以博愛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

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有是五者民何訟之有子路片言可以折
獄而不知以禮讓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
者也故又著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
訟爲能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侯曰夫子之志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夫子之在邦家則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夫如是訟何自
而興哉堯之黎民於變時雍文王之民耕

讓畔行讓路皆其徵也此孔子所以言必

也使無訟乎有訟則孰不能聽之哉

尹曰聽訟得其當治之末也使之無訟則

教化存焉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伊川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

不盡心也故孔子因問而告之

范曰子張之學有餘於外而不足於內爲

政之道固知之矣其所患在於誠意之未

篤也故以誠意爲本誠立而後政可爲也

誠意不至則有時而倦行不以忠若居之

有倦行不以忠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謝曰盡心竭力而爲之何事不成

楊曰身以先之不倦以終之爲政之經也

子張之行難能也難能則難繼不能無倦

故以是先之與告子路異矣

尹曰子張之學誠不篤故夫子因其問而

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范曰此亦夫子所常言故又見於此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其所以教人未嘗不在此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范曰君子樂道人之善故成人之美惡稱人之惡故不成人之惡亦已有之也君子自處也厚故好人勝已小人自處也薄故唯欲人不勝已與君子處日聞人之善與

小人處日聞人之惡則無以養其內心故惡日長而善日消也

謝曰尊之以禮義養之以名譽以引以翼使人樂於善皆成人之美也

楊曰君子之於人也長善而救失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則濟惡而傷善故反是

侯曰君子樂善故成人之善小人樂禍反是

尹曰小人之私唯惡人之勝已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曰天下之政本於身政所以正人也未有不正已而能正物者也楊雄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猶之表正則影無不正也書曰表正萬邦君相者天下之表也

謝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楊曰子帥以正教之以德爲政也民不正則有禮以齊之孰敢不正

侯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苟帥之以正孰敢不正哉

尹曰未有不正己而能正人者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横渠曰欲生於不足不足則民盜能使無

欲則民自不爲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

范曰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曰民之所以貧者由饑寒也朕將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百姓家給人足自不爲盜何用重法乎行之四年外戶不閉行旅夜宿於道焉

謝曰介甫曰俗之所榮罰之所不能止俗之所恥賞之所不能誘故君子無爲也反身以善俗而已

楊曰人人知有貴於已則天下無可欲之物譬之飫膏粱而視藜藿奚欲之有哉使之竊藜藿雖賞不爲也然則欲民不爲盜在不欲而已欲民之不欲以身先之而已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尹曰欲生於不足不足故爲盜足則不欲

矣今有子不欲之物雖賞使盜必不取也故爲政本乎足民以在我者化民深知爲政者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范曰楊雄法言曰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道之

以仁則下不相賊先之以信則下不相詐臨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季康子之執政猶不可以言刑殺也況於天下之主其可以刑殺而治乎君人者唯志於仁則天下之民無不善矣

謝曰大經正則庶民興矣元澤曰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

楊曰問政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言孰敢

訓畏而從之也民畏而從之盜奚足患乎
故患盜則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
已不欲而民不竊則化之矣有不待帥也
夫如是民將從欲以治風動而從巳又焉
用殺故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則曰子欲善
而民善矣皆申前說以篤之也是道也大
人之事宜非康子所及大匠不爲拙工改
其繩墨故三問而三吿之如此
侯曰政者正也當以正帥民若專用殺以

齊民非政也則賊道也若省刑罰薄稅斂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暇日脩其孝悌忠信爲政之大方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奚用殺爲故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政得其道則民之從之也輕矣

尹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者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或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爲達伊川曰此正是達也只好義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下人只爲不達也

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何子張以人知爲達才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淸濁雖不同然其利心一也今市井閭巷人却不爲名止爲利學者志於名而足矣其心惟恐人

不知韓退之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率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不急於人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范曰聞者求聞於外而內無其實者也故色取仁而行違足以致名若夫質直而好義則不爲諂下不爲利察言而觀色則審

於進退遠於恥辱慮以下人則爲善不足
求益無已三者皆自脩於內而不蘄乎人
之知也故在邦必達足以事君在家必達
足以正人雖通乎聖亦由此而止也子張
之學徇外外外有餘而內不足故以是語之
呂曰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
謝曰子張以聞爲達止於名而已聖人以
質直好義察言觀色爲達蓋有實而名聞
四達故也質直而不好義則近於悻悻慮

以下人則不欲多上人

楊曰聞與達相近而不同師之莊色取仁而已非依於仁者也疑其以聞爲達故夫子問之而後告然質直而不好義則不知時措之宜直必至於絞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慮以下人則無訑訑聲音可與並爲仁矣此在邦家必達之道也其言皆所以救子張之失

尹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以聞爲

達務名者也孔子明告之曰所謂達者立志質直務歸乎義察言觀色而審於去就慮以下人而不自矜高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於外斯可謂之達矣當是時也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其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非惑與
范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唯有利
欲之心故德不崇唯不自省已過而知人
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
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
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謝曰先事後得其心在事而不在苟得故
德以是崇與先難後獲同意有意於攻人

之惡者不能自攻其惡者也攻巳之惡者無暇攻人之惡者也故慝以是脩莫大之惡生於須臾不忍一朝之忿與志身以及其親其爲得失甚易知也不能懲忿者特惑耳

楊曰不先事而惟得之求是賊德耳非崇德也不攻其惡而攻人之惡是作慝耳非脩慝也君子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懼辱其身羞其親也況以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乎是惑也然問於孔子者多有未有記其問之之所也而此獨著其從遊於舞雩之下者以見其所謂遊焉息焉者無非學也孔子悠然於舞雩之下與點之詠歸之意異矣學者宜深味之然後知聖賢之意

侯曰克巳之私而期進於道非先事後得與所以爲崇德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非脩慝與好勇鬬狠忘其身以危其

親非惑歟崇德脩慝辨惑學者所先務也
故曰善哉問

尹曰臨事而不計利德斯崇矣有過能自
訟慝斯脩矣知一朝之忿可以忘身及親
而不能懲之者是惑也惑之大莫甚於此
辨之於微則善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
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
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川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容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蓄不盡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橫渠曰能使不仁者仁則仁之施也厚矣故幷答仁知以舉直錯諸枉

范曰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者費也聖人有所不知者隱也夫仁者之愛人知者之知人猶之孝以事親忠以事君者也雖匹夫匹婦可以知可以行推而上之舜舉皐陶湯舉伊尹是亦愛人知人而已矣事親盡子

道事君盡臣道唯堯舜能之聖人之言下則樊遲可行及其至也則堯舜猶病此所以爲富也

謝曰愛人仁者之事知人知者急務舜以天下與禹禹讓臯陶孟子亦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故言舜之舉獨稱臯陶

楊曰問知曰知人以三隅反之則知之事思過半矣又告之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其言豈不富矣乎孟子曰知者無

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
賢之爲務蓋當務之爲急莫如親賢舜湯
之有天下以選於衆舉皐陶伊尹爲先務
然則問知以舉直錯諸枉告之則仁知之
務兼舉矣故子夏富其言而又以舜湯之
事明之也然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獨
曰舉皐陶者蓋使舜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不犯于有司亦唯皐陶而已不仁者遠其
在茲乎

尹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問知也夫愛人仁者之事也知人知者之事也孔子告人未有不盡者也樊遲未達故又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告之樊遲聞其說而猶未知所以爲之者何也故退而問諸子夏子夏告以舜舉皐陶湯舉伊尹然後知其所以爲之矣使其未喻必將復問也旣問諸師又辨諸

友當是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伊川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范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友至於爭則不止於忠告善道之而已子貢問友凡友之道也爭友者無絕之友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者凡爲臣之義也守死而不去者無絕之臣也

呂曰以忠言告諭以善術誘掖則友之義盡

謝曰友所以輔德故必忠告善道異於君親故不可則止

楊曰責善雖朋友之道然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尹曰友所以輔德故必忠告而善道之以

其義合也故不可則止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范曰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相麗則說說說之大莫大於朋友講習爲文者德之著也有文德則友斯會矣仁之爲道也大必以友輔之而成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爲益也

謝曰欲輔仁不可以無友欲會友不可以無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文也

楊曰博學而詳說之所以會友忠告而善道之所以輔仁

侯曰物相雜故曰文一不獨立二則文矣會友所以以文也友如麗澤之相附互相滋益故曰輔仁仁性之故有友輔之欲相成德也

尹曰輔仁不可以無友會友貴在乎以文也